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趙布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

儀飾部二 鼓吹 璽 印 符 綬

鼓吹一

增文獻通考曰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為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為一

矣但短簫鐃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至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為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乎臣下之鹵簿非惟所用尊卑懸絶而俱不以為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為一而以為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㧊鼓金鉦鐃鼓簫笳横吹長鳴篳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

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唐六典曰周禮鼓人中士六人掌六鼓四金之音所謂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金錞和鼓金鐲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　西京雜記曰漢朝輿駕有象車

鼓吹十三人中道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次黄門前部鼓吹次黄門後部鼓吹　唐儀衛志曰天子居曰衙行曰駕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　六典曰白鷺車名鼓吹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　又曰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為之貳凡大駕行幸鹵簿則分前後二部以統之前部棡鼓十二夾金鉦十二大鼓長鳴皆百二十鐃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大横吹百二十節

鼓二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㭨鼓夾金鉦皆十二

小鼓中鳴皆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後部羽

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鐃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小横吹

百二十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法駕則三分減一

小駕則減大駕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制凡

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後二部親王以下亦各有差

鼓吹二

原漢書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蔽日　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為國盤娛樂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

鼓吹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材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又曰周泰為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縵大請官僚使泰脱衣権見其瘡痍匝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為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漆刻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泰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吴歴曰曹公出濡須口吴

主乃自乗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吳質列傳曰質為北中郎將朝京師文帝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荊州先賢傳曰羅獻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榮戟　語林曰陸士衡為河北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桓玄作

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增崔豹古今注云漢代鼓角橫吹者始於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其後李延年因之立為二十八解若隴頭折楊柳赤之陽黃鵠覃子望行人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之曲是也　宋志曰祥符三年趙安仁林特上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帝御崇政殿名宗室輔臣觀圖　又曰慶歷五年太常禮院言升祔二后請如四年改上諸后尊謚用兵部黃麾仗大慶殿細仗

太常鼓吹儀仗人數從之

鼓吹三

增六鼓　四金俱見鼓吹一　來思　立解俱見鼓吹二　楊德

賜功蔡邕曰鼓吹軍樂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　崔豹古今注曰漢樂有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假七郡　給五校晉中興書曰漢武帝時南平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欝林蒼梧七郡立交州刺史以統之以州邊遠山粵不賔宜振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　文獻通考曰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之

原備典章　駭衆聽孫毓東宮鼓吹議曰禮樂之教義有所指給鼓吹以備典章出入陳作用以移

風易俗　魏略曰夏侯儒為征南將軍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求救甚急儒進屯城外以兵少不敢妄動但作鼓吹以駭衆聽

尋變聲　陵危節

陸機鼓吹賦曰曲每改以增繁聲尋變而藏雅　又云陵危節以清越溯高冥而相紹

增臨川夢聞　江夏射中

文獻通考曰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為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摛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馬　又云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曰卿射中的當賞鼓吹尚應聲中之即給副鼓吹

甘寧入敵　范慎宴賓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孫權率衆七萬應之密勑甘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竟詣公營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　吳錄云太尉范慎在武

昌作長室時與參佐賓客作鼓吹日宴飲

鼓吹四

原諧捷 世說曰王大將軍自言知打鼓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旁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抑揚 何承天鐃歌詩序曰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有深情 伍緝之補鐃歌辭曰古鐃歌有巫山高有所思將進酒及芳樹皆鼓吹辭似有深情聊廣其音以補令進也

詠流思 鼓吹賦曰詠悲翁之流思

增經鼓吹 晉孫綽曰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

字鼓吹 唐張旭聞鼓吹而得筆法意

蛙鼓吹 齊孔珪為都官尚書不樂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羣蛙鳴曰此當兩部鼓吹

肉鼓吹 李匡遠性褊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

不樂嘗聞插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吹

原躍潛魚 落高禽 傅玄朝會賦曰躍重淵之潛魚落九天之高禽

震天動地 又曰六鐘隱其駭奮鼓吹作乎雲中震天而動地蕩海岳而薄雷風

化民和神 東宮鼓吹議曰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威儀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

古之軍聲 東宮鼓吹議曰皇太子初給鼓吹有詔問講學出入為當作鼓吹以聞颯作議曰鼓吹者蓋古之軍聲振旅獻捷之樂也施於時事不當後因以為制用之期會用之道路焉所以顯德明功振武和衆求使後世無忘其章率而合宜者也

帝之寶器 鼓吹賦曰信帝王之寶器固殊代之所尊

罷黄門鼓吹 東觀記曰國家離亂大厦未安黄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奪孟達鼓吹 蜀志曰關羽圍襄陽連促劉封孟達令發兵來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搖動不承羽

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增孟嘗不測之泉文獻通考曰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是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

劉毅不敬之劾于寶晉紀曰劉毅為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

鼓吹五

原賦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禀命於黄軒播威靈於兹樂亮聖器而成文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飖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流音

彷徨依違㑹歡嚼弄乍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輕投簫嘈嘈而微吟詠悲翁之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宫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嚬蹙而沾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歎芳樹之可榮

原表魏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過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梁

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寛博為善不飾被於聲明緣寵成功未增榮於鐃管豈宜響芳樹於西河鳴朝飛於黒水彼已之譏何懼尸素之誠知慚　江淹為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鑾鑣謌其飾世教以之埀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鞞革寫其詠戡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鷺玄雲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竒勲　陳江總謝勑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遊聽前事王文憲𨑳佐革命沈

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況此實非倫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迢遰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璽一

增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莊子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

璽之於塗也印之以方則方印之以圜則圜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書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其文亦殊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外有大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櫝中約署　又曰皇后璽其文曰皇后之璽金螭虎紐　漢輿服志曰天子有傳國璽及八寶皆以玉為之神寶以鎮中國藏而不用

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四夷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寶為五轝函封從於黄鉞之内 又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璽皆以金為之藏而不用太后封令書以宫官印皇后以内侍省印皇太子以左春坊印妃以内坊印 唐六典曰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璽 北史記曰后妃傳典琮三人

掌琮璽戠器　文獻通考曰隋制皇后有金璽盤螭紐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　韓愈曰相欺也為之符璽以信之　鄧析書曰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

璽二

增春秋運斗樞曰黄帝時黄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王符璽　又曰黄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黄金柙黄金繩芝為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

袤三寸　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

拾遺記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探烏巢得赤玉璽又曰水德方滅火祚方盛字皆大篆　漢書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君封者金泥銀繩印之以璽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孟卯王使段干木子與秦南陽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也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

出藍田山丞相李斯篆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
高祖還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高祖即位仍佩之
因以相傳號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召
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劍曰頭可得璽不
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宣
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下殿至平帝時王莽簒位就太
皇太后求璽乃出璽投之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帶
璽綬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

首太尉公賓就斬莽首及得璽持詣弘農掾王憲憲得
璽無所送乃自秉天子車輦將軍李松入長安斬之送
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於
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赤眉君臣面
縛奉光武以高帝璽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
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
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袁紹有僭盜意拘堅妻奪之紹
敗徐璆得而上之漢及魏文帝篡漢璽歸於魏隸刻肩

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簒魏璽歸於晉趙王倫簒立使義陽王威就惠帝取璽帝不與强奪之晉永嘉五年漢大將軍王彌入寇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詣平陽獻漢劉曜後為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石氏為冉閔所滅璽又屬閔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所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漢文帝紀曰代王

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周勃乃跪上天子璽符　漢書曰宣帝朝凡二千石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增秩賜金　又曰王閎王莽叔父哀帝世為中常侍時董賢為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内外恐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闥謂賢曰宫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光武賜竇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令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國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

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續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　魏志曰太祖崩洛陽賈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甄豫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　魏略曰司馬景王廢

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蜀志曰太傅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

力所致　晋書曰義陽王威無操行附趙王倫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璽其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璧亦璽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葢王莽璽也獻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為己瑞大赦　又前凉録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

璽鈕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僚上賀寔曰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神色自若俄而忠至執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宋書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

宗貟璽　齊書曰謝朏為宋侍中領秘書監及髙帝受

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

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

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稱

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

中解璽即勸武帝誅朏髙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

之度外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

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二

漢相傳又歴魏晉晉懷帝敗没於劉聰聰敗没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業歴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為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并以為氏　唐書曰竇建德戮於長安市齊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又曰太宗刻玄玉璽以白玉為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中宗即位復為璽開元六年復為寶初改璽書為寶書改傳國璽為承天大寶

又曰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皁衣引至一所見天帝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肅宗寢病方甚視寶名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祚汝也寶宜受之代宗再拜受賜即日以寶應紀年云　五代史曰

唐莊宗將入汴梁主復名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事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又曰晉天福三年中書門下奏准勑製皇帝受命寶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刻之　宋史曰舊制乘輿六璽唐改為寶唐末喪亂或多亡失周廣順中詔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及

皇帝神寶宋太祖受命二寶猶傳至太宗別制承天受
命之寶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
恭膺天命之寶爲文詔曰可　文獻通考曰宋真宗大
中祥符中又別製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用於
封禪昭受乾符之寶以印窓詞　又曰仁宗明道元年
禁中火寶冊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冊命參知政事
陳堯佐書受命寶薛奎書尊號冊寶宰臣張士遜書仁
宗爲皇太子冊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二

年册寶成三司言用黄金二千七百兩爲法物詔易以銀而塗黄金初眞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焚遂詔宰相陳執中書欽崇國祀之寶以代凡齋醮表章用焉　又曰哲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斸地得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承旨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溫潤而澤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

得玉螭一首白如膏亦溫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為臣等以歴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晉璽也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旣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

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青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沿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有司豫製沿寶法物并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於內殿翼日帝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　又曰徽

宗大觀元年制八寶時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紹聖間得漢傳國璽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攷驗甚詳傳於世帝於是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文皆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帝自為之記鎮國受命二寶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為八寶於是下詔曰自昔皆有尚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

詔曰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孚永惟受命之寶當有一代之制度越百年之久尚循六璽之用或未大備今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巧工於綸䋢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為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充掌寶於禁中從之又政和七年制定命寶時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

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合前八寶而為九寶矣　又曰高宗紹興十六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所作一曰鎮國神寶二受命寶三天子之寶四天子信寶五天子行寶六皇帝之寶七皇帝信寶八皇帝行寶九大宋受命之寶十定命寶十一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天下合同之寶三書詔之寶　又曰遼自

約尼氏之世受印於回鶻至伊蘭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册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約尼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按傳國寶秦始皇作唐更名受命寶後遂亡失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摸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真偽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

河馬　又曰金太宗天會三年三月斡魯獻傳國寶時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獲於宋者玉寶十五金寶七金塗銀寶五玉寶者受命寶一咸陽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相傳為秦璽也至寧末呼沙呼既弑主時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御璽使黄門取之鄭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之何為黄門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尚不自保况璽乎侍御當思自脱計鄭大罵曰爾天子近侍被恩尤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助逆臣奪

璽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黄門乃退後竟取宣命之寶授逆黨官職焉　又曰元朝於踐阼之始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以粉書詔文於青羅而繡以白絨綱以真珠至御寶處則用珊瑚遣使齎至彼國張於帝師所居處十三年孟祺以故宋金玉寶及牌印來上命太府監收之至三十年御史中丞崔彧得玉印以為傳國璽獻之時穆呼哩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彧以告彧彧名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

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鴻吉哩氏偏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丘瓊山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証以為秦璽按璽在漢為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又曰明符璽俱尚寶司官職掌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御璽凡十有四寶璽

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為唐宋傳寶惟祀天地用之　又曰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覯乃驚寤命玉人琢為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

夷朝使　又曰明皇后有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為正使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為副使二公元臣也未幾而貴妃有子自是貴妃受寶遂成故事焉

璽三

增挍地　柢軒（俱見璽二）　鬻市　埋庭（通鑑曰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真得傳國璽以為常玉將鬻之市或識之曰傳國璽也莊宗入魏傳真詣行臺獻之　五代史曰蜀世家田令孜為

監軍盜傳國璽而埋之於庭永平二年尚食使歐陽柔治令狄故第穿地得之以獻

試士建元上詳璽二　晉書載記曰冉閔敗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慕容儁欲神其事言歷運在巳乃以永和八年僭位建元曰元璽

李斯書　王母佩上詳璽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投佛寺　棄草間唐六典曰侯景敗璽為將侯子監所盜走江東懼追兵至投諸佛寺為棲霞寺僧永得之　文獻通考曰梁末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直沉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

魚鳥文　螭虎紐玉璽譜曰璽博衰四寸魚鳥為文　蔡邕獨斷曰璽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

原玉檢金繩　玉柙銀縷

上詳璽二　從漢禮儀志諸侯王列侯薨皆贈印璽玉柙銀縷文貴人長公主銅縷

增龍紐五盤　麟璽一鈕　唐六典曰玉璽者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為之方四寸紐五龍盤　晉紀曰建武元年江寧民虞溲墾地得白玉麟璽一鈕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光照水外　字在腹中　上詳璽二　涼州記曰呂光時州人陳平仲得玉璽博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

張嘉來獻　邦昌命齋　上詳璽二　宋史曰建炎元年謝克家以張邦昌命齋玉璽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上見之慟哭命汪伯彥司之

負登大散嶺　攜登玄武樓　唐書曰僖宗光啟二年田令孜刻上如寶雞上以傳國璽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　五代史曰晉石敬塘反唐主從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

樓自焚死後契丹大舉入寇遂滅晉出帝與太后遣宗室延煦延寶齎降表及玉璽歸契丹契丹得璽以為製作不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潞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在位羣臣備知乃已

璽四

原王者之印一詳璽　**傳國之器**晉中興書曰戴施得璽陰懷還南王彪之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揖遜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始得之宜慶賀

表信神祇玉璽譜曰在君則封冊徵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

羨思愍親二詳璽　**改授太祖**魏志云天子改授太祖金璽　**改號宇文**二詳璽

井氣五色 詳璽二

黃霧四塞 燕書云元璽六年蔣幹遣劉猗齎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璽私行數里忽黃霧四塞迷遂不得進取乃還易行璽始得去

增龍門河水 趙書曰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克壽永昌曜以為天錫齋九日而受之

西山石闕 石虎別傳曰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石闕中得玄璽方四寸厚二寸虎以為瑞

袁紹向肘 玉璽譜曰袁紹有僭號意乃拘孫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武舉以向肘魏武惡之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禪晉

張豐繫肘 詳璽二

簡文拜受 晉中興書曰海西公廢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具乘輿法駕奉迎簡文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郗恢奉表 玉璽譜曰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三寸上蟠螭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

邊迴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烏篆隱起巧麗驚絶是摹容所制原其所由未詳厥始也

金人刼取 宋宣和初所造九寶其八為金人所刼惟鎮國寶在馬上以宣示執政五色温潤真希世之寶也

遼主敗遺 女真之亂遼主延禧軍敗遺傳國寶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拉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寘其室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叙而上之

天璽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録馬後為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為天璽也

神璽 詳下六典

璽笥 詳上天璽

璽室 西京雜記曰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

主璽令史

主璽下士 唐六典曰秦有符璽令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侍書御史領之後周天官府置主璽下士四人分

掌神璽傳國璽與六璽之藏唐因隋置符璽郎四人天后更名符寶郎

原絳侯綰璽 史記

絳侯傳曰人有告絳侯周勃欲反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小縣顧欲反耶案異物志頭上巾謂之冒絮

劉毅徵璽 晉書曰王導孫謐少有美譽領司徒

桓玄將篡謐奉璽冊詣玄玄封開國公及劉裕破玄謐軍將軍劉毅問曰璽綬何在謐懼出奔裕追還之委任如初

增季龍送璽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赴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

巴延磨璽 輟耕錄後曰至元間太師巴延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制作如官印璞僅半寸許因不可他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璽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天書降紫泥　元王逢長樂未央玉璽歌曰赤龍銜日照赤子白蛇横斃烏騅死東風吹冷咸陽灰長樂未央連闕起昆吾寶刀截瓊肪陰文小篆雲漢章盤螭作紐徑二寸歷歲四百傳天王黄星孛明銅爵舞銅仙淚泣如絲雨盜將神器竟不歸璽亦漂淪頻易主使君購得心良苦君不見豐城有劒氣上衝米船也貫滄江虹陋歌先附蘇卿鴻

增賦唐闕擬人姓名咸陽獲寶符賦曰玉鈕惟舊芝泥尚新螭文外發鳥篆中陳

增序唐梁肅受命寶賦序曰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高下位之安危若以負扆之尊被竊鈇之言此片玉耳復何為哉

增表宋曾肇賀上傳國寶表曰受命之符為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貺於大庭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寓蒙休臣聞夫國璽之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

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自有唐之衰薦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陛下沉潛廸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賡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趙南唐代任參賀玉璽表曰天道左旋炎圖復振皇威北暢珍物遄歸元正會朝

普率呼抃伏以海嶽所產惟玉稟陽宗廟之傳以璽守
位元帝得之興晉祚光武因之洪漢京恭惟皇帝陛下
席累聖之休受一謙之益以時和歲豐為上瑞以兵寢
刑措為極功蠲租弛民羣生莫不安業解網恤物異類
亦且懷仁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刻孔彰咸曰
寧王之大寶故府之藏既入神州之復可期臣病解樞
機勉之藩服鵠稱萬壽自憐遂隔於慶儀品列三金猶
幸獲供於貢職

增記宋鄭文寶玉璽記載傳授本末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晡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盖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增論宋胡致堂論曰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為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符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為宜又何足傳也故

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為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當刻唐璽而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凝命革故而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印一

原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槖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　增崔豹古今注曰奏劾者綈為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者以青繒為囊盛印於後　文獻通考曰宋制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黑

綬諸校尉中郎將銀印青綬縣鄉亭侯金印紫綬諸都尉校尉中尉銀印青綬州郡史銅印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黄綬　又曰梁制乘輿印璽及皇太子諸王五等國封皆略如齊制鄉亭關内關中及各號侯諸王嗣子金印龜鈕關外侯銀印珪鈕諸縣署令秩千石者州郡大中正郡中正銅印環鈕公府令史亦同

又曰陳制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三

品以上皆金銀章四品銀印五品以下皆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　又曰北齊天子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皆上為鼻鈕腹下隱起篆文書督攝萬機四字此印常在内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　唐六典曰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録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印之　唐會要曰建中三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長

慶三年鑄御史臺行從印二出使印二　文獻通考曰唐制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給行從印　宋史輿服志曰兩漢以後人臣者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一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　文獻通考曰宋制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印中書奏

覆狀用之二曰御前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三曰書詔印翰林詔勑别録勑榜用之皆鑄以金　又曰淳化五年賜諸王印章至道元年鑄左右春坊印紹興三十二年鑄皇子鄧慶恭三王印　又曰祥符二年鑄龍圖閣印文曰龍圖閣御書記天禧元年秦州奏澶州軍士王貴自云得于闐玉印一以獻四年編御集朱允中等言御製書印三請用金鑄從之　又曰宋英宗治平三年命知制誥邵泌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

文泌唐卿皆通篆籒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神宗熙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横行已上不以職務緊慢餘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朱記為名元豐四年詔三省印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為門下外省印舍人印為中書外省印六年别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廢印亦隨毀禮部遇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又詔臣僚所授印亡殁並賜隨葬　遼史志曰杓窊印杓窊鷙鳥

之總名以為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續文獻通考曰遼制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文官制誥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武職制誥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宮都部署印並鑄文不過六字以上　又曰金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命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

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　又曰元制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有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博索瑪勒帝師所制蒙古字書　輟耕録曰今蒙古色目人之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㫖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然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又

押字用印之始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各衙門印信俱禮部鑄印局專管鑄造印信俱有定式其後又有鑄換辨驗等例凡開設各處衙門合用印信劄付鑄印局官依式鑄造給降其有改鑄銷毀等項悉領之凡內外各衙門印信年久篆文平乏不堪用使具奏鑄換候領新印然後以舊印繳納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鑄印局辨其印信真偽

印二

增拾遺記曰禹治水黄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龜頷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　史記曰秦會稽太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應涉使項梁將梁使兄子籍拔劒斬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

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脱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厠客

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不祥急取之乃佩其印遂收其兵由此有大隙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揭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與典客而以兵授之太尉　漢書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　史記曰漢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　又曰漢元

帝時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黨附者皆得寵位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衛青傳曰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圍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　烏孫傳曰漢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　西域傳曰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户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

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漢書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為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後漢書曰邳彤初為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狥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

命郡縣莫不延頸傾耳令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名況恂進取印綬帶於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命而歸　又曰東漢光武欲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事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東平王蒼傳曰永平十一年正月來朝月餘還國明帝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

甚大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觀漢記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後漢書曰東漢桓帝初受學於周福後以福為尚書時語曰因師獲印周仲進仲進福字也　又曰獻帝遷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

京道為袁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黄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為禍先魯從而止　魏武設官令曰魏諸官印各以官為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魏志曰咸熙元

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　又曰平原太守劉份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晉輿服志曰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側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佩在腰間或謂之綬囊　晉中興書曰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給於

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為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内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銅銀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齊書曰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王弘乘佛輿以五綵

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玉印當王蜀後敗　梁書曰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糺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祖瑩與李琰辨之瑩曰此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然時稱其博物　唐書曰唐肅

宗在靈武鑄印追兵文曰六合大同之印　又曰裴度平章中書失印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則投水火緩則復故處時服其識量　唐會要曰正元十年詔賜南詔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銀為窠其文曰正元冊南詔印　又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名段秀實與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

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遑遽而回　宋史曰寇準在樞密院王旦在中書有事送密院印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　又曰宋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上欲重其罪呂正獻公曰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後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印三

增桃朿　漢禮儀志曰夏至陰氣萌作恐傷物不茂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以施門戶黃君制使虎豹法曰道士當剌朿心作印方四寸也

原鑄龜

給馬　晉中興書曰會稽山陰人孔愉字敬康嘗經餘不亭見執龜于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顧者數四後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及鑄侯印而龜文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聞愉愉悟乃取佩　後魏書曰高帝詔軍警給雀印傳符次給馬印

金龜

玉蛟　上詳印一　又江表傳曰諸葛恪被誅弟融刮金龜印服之而死　後魏書曰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獻玉印有蛟龍之文

種龍

摘鵲　陳留風俗傳曰巴吾縣宋雜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今其都印文曰種龍　搜神記曰漢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捕之化為石顥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宮後議郎汝南樊衡上言堯舜時有

此官令天降印宜可復置

五字　六書

漢武帝時據土數五故以五字為印文若印文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　漢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注繆篆古文屈曲纏繞

隆平　磊落

相印經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凡印欲周正上隆下平光明潔清如此為善　蔡伯喈釋誨曰或畫一策而綰闕萬金或談終朝而執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銀黃　金紫

黃金印銀綬是為銀黃　又漢武帝勑責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注銀銀印黃金印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封梁侯三印故垂三組也　蔡澤懷金印結紫綬於腰吾其足矣

相法　防法

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

法長文曰本出漢世又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也　周書曰師有六都印皆是師自防之法

增石文　鐵銘　江表傳曰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三千丈有七孔相傳謂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時歷陵長表言石印文發孫皓大喜遣使祭歷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詐以朱書曰楚九州都揚作天子還以印文啟皓皓曰太平之主非孫復誰以印綬拜三郎為王　拾遺錄曰王溥即王吉之後也傭書於洛美形貌又多文辭來就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其為善而得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庾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壘校尉掌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也積善降福明神之報也

含鉤　貫珠　夢書曰印鉤為人之所祿也夢見印鉤人得子含吞印鉤懷妊婦也鉤從

腹出為其乳失印子傷脇而懷之妻有娠以口含之子為宅中 漢輿服志曰佩雙印乗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下皆以象牙上合絲乗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綠赤絲蕤縢綵各如其印質

銅鼻 **金窠** 上詳印一 唐李白詩曰重垂重印押千官金窠篆字奇屈盤

被辱 **不供** 魏氏春秋曰許允善相印出為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 辛昝否曰陛下倍百行賞倍十增官金銀不供于印

擊吳 **全涼** 漢景帝賜汝南王以將軍印擊吳 述異記曰張軌字士彥為使持節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闕洛傾陷而涼土獨全傳國八主

爵 **示信** 上詳印二 不言而信示人有信 **彤鏤** **金範** 上見傳下見禮

張良操 項羽刓 漢王使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史記曰項羽欲封人印刓敝而不與

買臣懷 淵明棄 漢朱買臣拜會稽太守懷其印綬而入會稽郡 晉陶潛為彭澤令棄印而歸

增入山佩 閉室封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白章印其濶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之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列仙傳曰方回者堯時隱人也隱于五柞山中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龜者蟄藏 虎者威猛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龜者陰也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 又曰所以虎鈕者虎者獸之長取其威猛以懾服羣下也

陶朱還齊 留侯辭漢 越范蠡遊五湖至齊齊王聞其賢徵為相遣印封之蠡歎曰吾居家致千金為官至卿相此布

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遂送印還齊王將家財分賜鄉里止懷珍寶金玉私行止於陶　漢留侯事高祖定天下歎曰良以三寸舌為帝者師此布衣之極也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解印綬辭歸

周勃請歸　彭宣乞歸周勃謝請歸相印　漢彭宣字子佩為大司空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歸鄉里

鑄監軍使　賜辟仗使唐宗室李說請為監軍使王定遠別鑄印上許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賜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盧奕懷走　李磎挈奔唐盧奕黃門監懷慎子也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皆亡散奕乃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　唐劉允章為東都留守黃巢至分司李磎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及巢僭號允章輒受偽官遣人取印磎所磎不與允章更悔愧移

檄近鎮起兵捍賊騤乃持印還之

原蘇秦佩六國 犀首佩五國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佩六國印 又曰犀首姓公孫名衍張儀卒後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相印為從約長

夏侯得一匱 段熲上一簿 漢書夏侯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 東觀漢記段熲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三十八黄綬二枚尉印五枚皆簿入

印四

原弄印 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銷印 漢書曰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

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廼公事令趣銷印

增御印 唐元稹詩曰彤管内人書細膩金奩御印篆分明

郡印 懲咎賦曰幸皇鑒之明宥分釁郡印而南遷

侯印 唐杜甫詩曰軍符侯印取豈遲

相印 孔光拜相刻侯印書贊南粵傳曰高皇帝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賜其丞相銀印

六印 杜甫瘦馬行曰細看六印帶官字謂飛字印龍形印印於馬之髀髀凡六印也

四印 黃山谷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原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　奉而行之　守而勿失

增詣闕上印 漢張敞怨掾絮舜按殺之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

關下亡命

圍第收印　東漢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梁兾超等請歛戰士千餘人共圍兾第收大將軍印綬兾自殺封超等五人為縣侯

呼弟佩印　吳孫策病甚呼弟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年二十六

殺賊繫印　晉書曰王敦反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値周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然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

立茅受印　史記曰欒大見武帝拜五利將軍又佩天士地士大通印又封樂通侯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茅受印以示不臣凡佩六印

封書置印　三國志曰吳使張溫來聘蜀自是信使不絶時事所宜吳

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并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

約許上印 唐裴寂遣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晏安願賜骸骨歸田里

不敢知印 唐憲宗朝程异數進羨餘又賂吐突承璀遂得與皇甫鎛同為宰相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退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過

印授維則 唐順宗三年給事中張維則自新羅使回云於海上泊洲島間見花木臺殿有數公子命一青衣捧龜印以授維則乃寘之寶函復語維則曰致於皇帝維則還舟中回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長五寸上負黄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术受命無疆維則達京師即具以事進上曰朕前世豈非仙人乎

印賜錢鏐 吴越世家曰唐莊宗入洛吴越王鏐復修職貢於唐并厚獻以賂權要求金印玉冊上下其議于有司有司言故事

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其請竟以玉冊金印賜之

佩四將印

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控制百萬近古未有

納三省印

宋寧宗開禧元年以韓侂胄平章軍國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並納其第

王豐隨印

瑯嬛記曰王豐為穀城令印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臣料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陳饒椎印

漢書曰王莽既篡位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多齎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駿既至授單于印紱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故印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解故印紱奉上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

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予如令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椎破故印以絶禍根即引斧椎壞之

私受梁王印

史記曰吳楚軍時李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周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注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構收馬援印

東漢馬援征交趾卒于軍梁松構陷之詔收新息侯印綬

倒用司農印

詳印二

倒用都統印

五代唐莊宗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以李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而劉皇后聽讒言遣人教繼岌殺崇韜人情於是不安崧見繼岌曰君何作此危事令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是名亂也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黄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印五

增詩元台哈布哈題衛將軍玉印歌曰武皇雄略吞八荒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尚方寶玉將作匠別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文太常鐘鼎旌奇勲君不見祈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增賦唐趙良器印賦曰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

端拱嚴廓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尚傳於朴略結繩刻木化始漸於昭彰暨夫扇澆漓事征討智慧出而下有大偽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智周萬物仰觀俯考追淳化於往初發鳥跡而爰造是鑄至堅之金騁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迴合雕錯得宜而瑩淨其道恒其體正其君者是効故有闢於至乎王者是司故不待於嚴令詳觀其貌且横且直文繚繞而外轉字連綿而内逼迹處泥而髣髴容因朱而翕赩追

而察之若披彩畫之圖逺而望之若散晴霞之色爾其大小咸準委曲相襲隨時而行仗義而立羣吏則有䖏其誕故合之而給天子則不責於人故司契而執借如九命作伯三朝謁帝服冠冕而去來佩印綬而有繼當司存之部領覽職事之巨細罔不典常作師圖恍之子且靳之不明訟之所起靳之既用人得而理豈徒常山張氏化墜鵲而初成餘不亭侯感廻龜而相似光錫忠義若斯而已亂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人執其左靳

欲使還淳故得永全大寶不斁彝倫斯亦為政之機要豈止更光於縉紳

原銘後漢李尤印銘曰赤紱在躬非印不明棨傳符節非印不行䆳鈕犢鼻用爾作程　胡廣印衣銘曰明明上皇旌以命服紆朱懷金為光為飾邁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膺兹多福登庸歷壽子孫千億　晉傅玄印銘曰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晷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

德本立道生歸乎玄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原表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内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覩水土不安姦究未静臣常媿辱憂為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符一

增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名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

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矣　揚子曰僭人之爵懐人之符分人之禄　漢書曰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又曰文帝為銅虎符竹使符注銅符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合乃受之竹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與郡守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杜詩列傳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徴名竹使而已符策會合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

欽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命如有奸人
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名兵郡國可立虎符以絶奸端
文獻通考曰初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
符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宫殿門城門給
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雌雄各十二
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傳信符者以給郵傳通制命
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京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
青龍符南方朱雀符西方騶虞符北方玄武符隨身魚

符者以貴賤應名命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盛以魚袋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慎出納又有喚人木契有勑名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勑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　又曰宋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五符留京師左符付總管鈐轄州軍事官高者掌之　宋神宗史志曰皇城司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

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啓閉之　宋史曰建炎三年敀鑄虎符給與五年敀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給與銅虎符

符二

增龍魚河圖曰黄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黄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　史記曰黄帝修德振兵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凡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

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古史考曰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卒有緩急吾將以近通遠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八等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軍禽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寸交兵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地之符長二寸　呂不韋別傳曰秦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願得子楚立以為嫡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為嫡嗣　史記曰楚急圍成皐漢王出成皐東渡河與滕公俱晨自稱漢使馳入

趙擘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　漢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棨或用繒為合符　唐書曰太宗曰今我有房玄齡猶鄧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

符三

原銅虎　玉麟上詳符一　唐六典曰隋煬帝幸遼東命鄭元為京師留守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有治績為别造玉麟符賜之以代銅獸　增銀莵　金魚上詳符一　遼史志曰金魚符七枚黄金鑄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

女

赤伏 上詳符二 後漢強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辟兵 抱朴子曰五日著赤靈符於心可辟兵今釵頭符

調水 東坡集曰愛玉女洞水恐使者見紿破竹為契寺僧藏其一以為信號調水符

符四

原

竹符 詳符一

桃符 風俗通曰東海度朔山大桃蟠屈數千里畀枝向北曰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主領衆鬼黃帝因立桃板門畫二神以禦凶鬼

伍符 軍中伍伍相保之法又史記馮唐言家人子起田中為軍安知尺籍伍符

六符 秦階六符

剖符 詳符一

合符 詳符二又孟子若合符節

盜符 史記魏公子無忌請如姬盜晉鄙兵符救趙

焚符 莊子

曰焚符破璽而民鄙朴

增乾符　東京賦曰聖皇握乾符

陰符　詳符二

魚符　詳符一

龜符　唐車服志曰武后以玄武為瑞故以銅為龜符

銅獸符　唐六典曰漢文帝為銅獸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

詅癡符　癸辛雜識曰宋景文作三泉龍洞詩後任馬漕刻石本以獻景文曰近世文拙而好刻石世謂詅癡符注詅癡小蟲篆也出顔氏家訓

左符　蘇軾詩曰頭白猶堪乞左符

不奉急符　劉后山詩曰寧書下考不奉急急符

堪乞

原終軍棄符　終軍初入關關吏與軍繻曰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乃前棄繻生也注繻符也裂帛頭合以為符

齊女守符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齊女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節不將符不敢行沉

水而死

增郭丹買符後漢書曰郭丹從事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喟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甯成刻符又曰甯成為內史抵罪髡鉗乃解脫詐刻傳以出關歸家注傳關之符也

符五

增詩元朱德潤漢虎符歌曰建章前殿金鳳凰兵符五出單于降漢家明詔下雞鹿将軍夜送呼韓王棘門驃騎多猛士酒酣擊劍願效死征和丞相佐君王從此合符兵不起霜風千年換陵谷銅秀土花青似玉班班只憶漢彤庭用夏那知變彝俗當時銜命出關中編鬚豈

敢要奇功平原豺獸不擇肉印章千里空泥封

綬一

增爾雅曰綖綬也即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綖也　說文曰緺紫青色綬也　原應劭漢官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吕忱字林曰綬紱也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綖以為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綖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

刀之飾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皆同漢官儀曰乘輿綬黃地骨白羽青絳緑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貴人諸侯同又漢官儀曰四采絳地骨白羽青黃赤緑二丈一尺二百六首侯絳地紺縹三采百二十首長二丈八尺諸國貴人相國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緺綬緺音瓜青紫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

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又漢官儀曰綬羽青地桃花縹長丈八尺自青綬以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璲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又漢官儀曰黑綬白羽青地絳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長相二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曰黃綬緑八十首長丈七尺

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玄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

輿服志曰自黑綬以下縌皆

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 增漢百官表曰丞相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秩二千石已上銀印緑綬大邑宰銅章墨綬秩六百石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緺緌金印紊緺緌色似緑緺音戈綬文也 又雜章曰相國金印緑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

齊 焦贛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 文獻通考曰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蓋以紫囊盛綬也 唐六典曰晉令有通德殿太監尚衣尚食太監竝銀章艾綬 文獻通考曰齊制綬乘輿黄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黄縹紺色亦同相國緑綟綬三采緑紫紺郡公朱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中關内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内史青尚書僕射中書監秘書監皆黒丞皆黄

唐六典曰隋煬帝令牛弘制皇后服用翟綬　又曰凡綬親王纁朱綬一品緑綟綬二品三品紫綬四品青綬五品黒綬凡有綬則有紱　元史輿服志曰玉環綬制以納石失（金錦也）上有三小玉環下有青絲織網

綬二

增風俗通曰秦昭王遣李冰為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闢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為水灾冰曰以女與神因責之久有蒼牛鬬於岸上有間冰還謂官屬

曰闕太極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
主簿刺殺北向者神遂絶　原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交
帶靈飛綬上元夫人佩鳳文臨華綬　增漢書曰朱買
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繡夜行買臣頓首謝乃懷其印綬徼行步歸郡邸會
稽上計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守邸與共
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曰妄誕耳其故人素

輕賈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推排列庭中拜謁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卧起賞為奉軍都尉建駙馬都尉及賞賜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　新序曰漢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為不可願陛下

收之　東觀漢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第五倫為淮陽王長史但輩除者多印綬皆假倫請於王王賜之綬　又曰馬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詔封頻上佚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以襄城亭千二百户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漢名臣奏曰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秉輿綬五采何多黄也可更用赤絲為地　漢黄憲傳曰陳蕃為三公臨拜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魏志曰太祖與吕布書曰國家無好金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表孤心　又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獄奪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晉書曰衛瓘録尚書事加緑綟綬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永安起居注曰太原四年有司奏鄯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為騎都尉佩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各一具　梁書曰張纘為尚

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

綬三

原桃花　**盭草**　上詳綬一注　又漢官儀曰卿大夫藻火綬青地桃花三彩　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注曰盭綠也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音戾

五色　**三彩**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五色文綬　下詳上

增貫玉　**帶璽**　玉藻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漢高祖紀注組綬也所以帶璽也

結紫　**佩青**　蔡澤懷金印結紫綬於腰吾其足矣　史記曰齊東郭先生武帝召爲郡都尉久待詔公車行雪中履有上無下及其拜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榮華道路謗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此之謂

也

蛇走 **鼠咋**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馮緄字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為名官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北討吉祥也居無幾拜遼東太守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奮虓虎之勢遺鼠咋紫綬衣服皆遷新之象 管氏易林曰

虎頭 **鳳文** 虎頭綬武臣所服下詳綬二

原赤韋 **紫艾** 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舊用赤韋示不忘古也秦漢易之以絲至今以為常制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為侍中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議吏用青羽

光武賜 **明帝送** 東觀漢記李忠字仲都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 又曰沛王楚王來朝明帝告諸王傅相王子年五歲以上皆令帶列侯印送綬十九枚為諸子在道欲急帶之也

增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虎鼻門上子孫帶綬 吐綬雞禽名嗉藏肉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璫翡翠 **青地荷蓮** 唐六典曰續漢志皇后服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綬 宋史輿服志曰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綬以別諸臣

王公師子 **中丞練鵲** 文獻通考曰宋制王公以下服有師子錦綬三公奉祀則服之 又曰宋制御史大夫中丞有練鵲錦綬

玄朱純綦緼 **黃赤綠紫青**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

王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注云組者五色絲織成綬文　下詳綬一

綬四

增結綬 蕭育漢哀帝時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名當時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陳綬 漢桓榮為少傅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原朱紱 魏文帝雜事曰昔漢高祖解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皆人主酬勞報功之心也今將軍竭力勤勞朕甞以昔時自所佩朱紱與卿

紫紱 漢末雜事曰詔賜陳留蔡邕金龜紫紱邕表云邕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庸體之所能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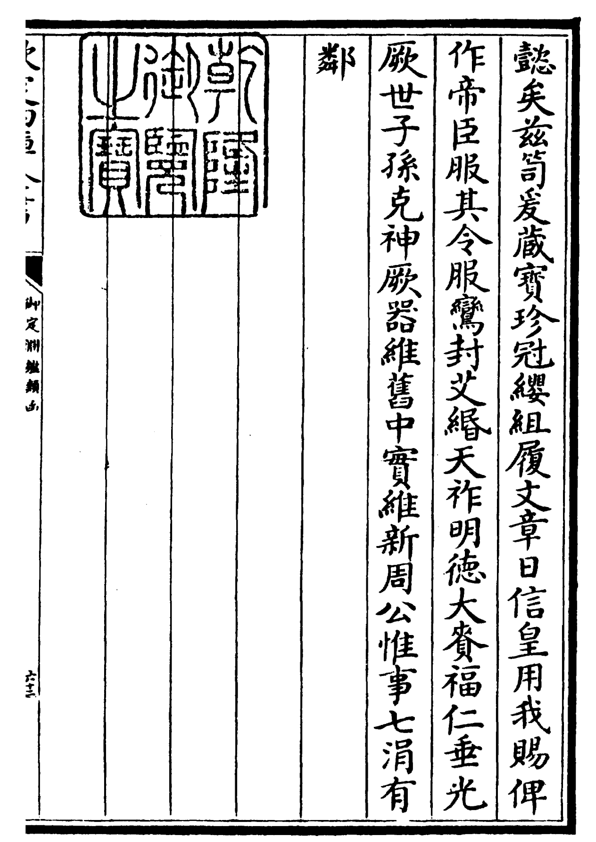
藍紱 魏武內誡令云公主貴人金印藍紱

青紱 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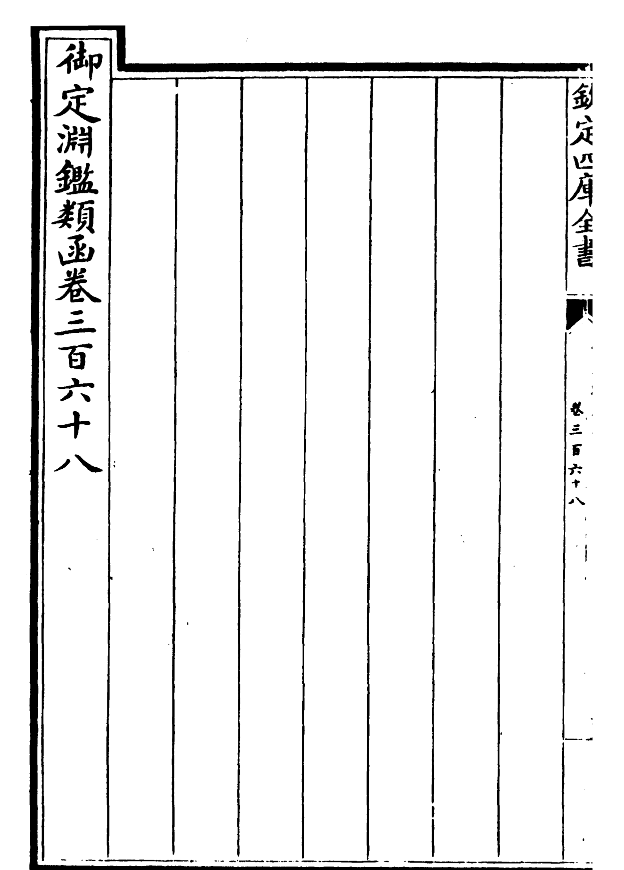
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增納藏**陸機弔魏武曰令為著作郎遊秘閣見魏武遺令云吾衣裳可為一藏歷官所著綬內藏中**作銘**詳下綬五**緑文紫綬**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緑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旋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青纁白綬**又曰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纁白綬被

綬五

原銘後漢張衡綬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為得主簿作銘曰



懿矣兹笥爰藏寳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緡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八